



土岐文庫
文庫17
W7
3



全部至

清

三

明

文庫 17
W7
3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下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正以善書唐氏寄

010185187472

論語集注卷之六

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

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

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五言。無

所不說。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

論語集注卷之六

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善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

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所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

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曰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

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

也則止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

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

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棺。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以與。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不可。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

慟哀
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
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音扶
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

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下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

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閔侃音義見前

反篇行胡浪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材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去聲。

論語集注卷六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言不安發發必當
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
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
而不足於中和故
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
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
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
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

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
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愈猶
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
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
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
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

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剥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

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任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轂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久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

多而卒傳其道乃貧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辟婢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嘖嘖五且反

嘖粗俗也傳稱嘖者謂俗論也。揚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中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言其近道又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者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全開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筆食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

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入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圖命而

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舟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字，

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誦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論語集注卷之六 季氏 十一 山崎 卷之六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具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

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潛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入。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

本安反四書

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未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真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入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

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反

曾皙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汝則汝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饑音僅比必上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遠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故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謙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

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質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鉦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也。鉦。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亦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

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曾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未者其氣象不作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

論語集注卷六

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扶夫音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曾點以舟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舟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

故孔子不取曾點任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
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
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
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人
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一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
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
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

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
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
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
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
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
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
在我而無難也曰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
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
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
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
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
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

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主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

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唯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怨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
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
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法或問出門
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
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
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
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
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

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
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竟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
名犁向雅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訥音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
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
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
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
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中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入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緊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雅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扶夫音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不

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末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末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蘇蔭路反愬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

本反曰書

命吾善生未六

三

命吾善生未六

所謂剥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詞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揚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以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

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

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

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_中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

羊之鞞鞞其郭反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有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一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

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作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一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

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

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

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弗畔矣夫。出重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之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

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

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

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

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馬於度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

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

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文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克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

德脩慝辨惑。

慝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靡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

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

入聲上知字去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達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夫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

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何謂也鄉去聲見

運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

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

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選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

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

遲之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

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

論語卷之七
三十一

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是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

可則止無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取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一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之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

讀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

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處反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

先

衛君謂出公輔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半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

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末告諸天主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

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去使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子曰。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

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富之。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間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

三年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

去殺矣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

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一世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致之。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

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孔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

冉有上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

子曰：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未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

邦乎？

論語集注卷之七 衛靈公第十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
以必期於興邦乎為
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
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
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

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遂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安反四書

論語集注卷二

七

子路問政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少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居處。居處也。執事。執事也。與人。與人也。雖之夷狄。雖之夷狄也。不可棄也。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故生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在。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粹。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

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
人何足算也。作筭。所交反。算亦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蠶。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一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

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可得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次也。又其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
以作巫醫。善夫。恒。胡登反。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

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二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身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和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者無非厭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

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

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惡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

命五集注卷三

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
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
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
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
而巳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

泰

君子循理故安節而不
矜驕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
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未訥則
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
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
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
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
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暮月三年首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糧也邦有道不能為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糧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根欲貪欲

論語集注卷三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身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仁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

行言孫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等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王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

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臧盪

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

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

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泉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

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羿比當世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

小人而仁者也。扶夫音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

乎？

論語集注卷之三 十一 山崎嘉次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手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審各盡所長。是以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審各盡所長。是以

應對諸侯。辭有故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真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彌。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入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蔬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繫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去聲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

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曾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庶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揚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縉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方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語之否。

傳抄四書

論語集注卷之七

十九

山陰真樂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
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
衛人文子為人其議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
故當時以
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
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
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
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
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
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
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
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
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
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
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
若不欲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
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
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
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

武仲甲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反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說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黝反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

論語集注卷之三

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

子負意不死猶可也
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民至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衽被皮寄反
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

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入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免之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威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水安反曰書
言言有言書
山如書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

升諸公僕士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蓋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惠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

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下。同喪。去聲。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

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德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疆臣素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

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
 言。誠若此言。是以九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
 必將正其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
 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
 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
 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
 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
 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
 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
 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路問事君子。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
 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

入為去聲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
 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
 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
 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
 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曰。雀之則庶乎
 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

蘧伯玉。衛大夫名。瓊。孔子居衛。嘗去
 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未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出，專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詞。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

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向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

則不暇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

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君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直報之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離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

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入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入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

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士辟去聲

天下無道而隱者，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下，以木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

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

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不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

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非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

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幾

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正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死百

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

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己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體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

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踣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踣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踣，踣然。

○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聲與平

關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

漢以公

聲

讀類
類

切切付

草書類
切

羽羽

至至

至

至

目

隨以之

鉄炮
謹
長
刀
刀
鋒
謹
規
解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on a brown leather book cover. The characters are in cursive script (caoshu).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0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dark brown or black, and the leather shows signs of wear and cracking.